



打开社交媒体，打着治疗青少年抑郁症旗号的网红博主，卖课的不在少数。“7天让孩子爱上学习！”“告别厌学21讲”……某短视频平台这类课程月销超万单。



“渡过”开设了五天六夜亲子课程，是帮助孩子迈出社交第一步并找到同伴支持的重要方式，但短时间内获得较大改善不太现实。有些孩子在配合一段时间的活动后，复学率可以达到50%—60%，但情绪上的恢复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

邹峰认为，青少年缺乏稳定的社交关系，相比成年人更难治愈，即使恢复了相关能力，回到学校，现实的问题没有解决，焦虑仍在。

一些休学机构，甚至让孩子产生依赖感。16岁的周子渊在一家休学中心待了一个月，回家前夜，他爆发了严重的分离焦虑，在小屋后院坐到凌晨四点。之后不到一年里，他又去过两次。“那里是一个几乎完美的乌托邦。”他形容道。周子渊的手机里有一个专门为小屋建的相册。翻看着相册时，他被一种感觉击中，他顿了顿，说出一个词语——“安全感”。

休学机构的鱼龙混杂，费用参差不齐，让家长们在选择时会不知所措。

打开社交媒体，打着治疗青少年抑郁症旗号的网红博主，卖课的不在少数。“7天让孩子爱上学习！”“告别厌学21讲”……某短视频平台这类课程月销超万单。主讲人王浩曾是教培老师，转型“家庭教育导师”后单月营收十分可观。王浩的资质是某机构颁发的“高级心理咨询师”证书——实则则为三天网课结业证。当记者问及课程效果，他坦言：“家长买的不是解决方案，是焦虑缓解剂。”

记者了解到，目前市面上也有针对特殊儿童的网瘾学校和封闭式学校，但没有对“特殊”两字做出清晰划分，比如适合去这些机构的儿童究竟是精神、心理问题还是

品德问题。

“复学”是不是休学机构的KPI？

更关键的问题在于，复学就能代表孩子康复吗？王海芳表示，事实上，有一部分孩子到日间中心测评后发现心理没有任何问题，但就是不愿意上学。因此，不愿意上学，不代表着孩子就存在问题。

观心实验室教研负责人、资深心理咨询师韩冰曾在海外医院和国内三甲医院精神科工作多年，有20多年的心理治疗和咨询经验。在线上直播间，韩冰面对家长们“孩子什么时候能回到学校”的反复追问，会很无奈。“有家长说，我孩子状态好多了，但就是学习状态不好。我一听到这样的家长就很烦，孩子就像一个受伤的小兔子，好不容易从洞穴里重新探头出来，你这番话一说，又把他吓回原来的样子了。”

父母对复学的急切期待会化作沉重的负担压在孩子心上。休学的四年里，周子渊复学过三次，“每一年都在尝试复学，每一年都没有成功”。有心理问题的孩子背后很可能有着有心理问题的家长。韩冰说，解决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的根源要回归到家庭，很多时候可能比只给孩子做咨询要好得多。

邹峰发现，最近几年青少年抑郁发病年龄越来越早，早期亲子营以高中生为主，现在十三四岁的初中生越来越多，“家长要求孩子学习冲刺的时间从高三变成初三，甚至小学”。（文中周松、婷婷、李微、周子渊、王浩均为化名）